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

第八回 康員外客店收義子 程夫人船艙抱螟蛉

珠璣耀文采，交輝雲與虹。 醉臥聞花氣，恍悟墨香濃。

這店名叫「孟嘗旅社」，店東家不是別人，就是璞玉小時的蒙師生經濟，人稱登雲先生。原來璞玉不讀書時他回到原籍，此地離天津不甚遠，常來照料店業。店房主人姓康名信仁，號阮山，年逾花甲，家有十萬之富。方圓十里，人稱康員外。夫人孫氏也是六十開外，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名喚彩金。彩金也不是康員外親生之女，是前妻錢氏死後，續弦孫氏時帶過來的。雖說這樣，康員外愛的比親閨女還親。招贅的女婿名叫張郎，算是管家兼兒子。這都是無後的人沒有辦法的辦法。康員外盼兒子又娶了兩個小妾。一個喚瑞娘，一個叫德姐，也都是二十歲左右。那天因張郎放肆胡鬧，踢蹬家業，康員外生了不少悶氣，騎上馬領著家童來到孟嘗店裡解悶兒。正好碰上登雲先生也來這裡，知音見面，分外喜歡。那天下雨，打了一天牌，與登雲先生剪燭聽雨，談心消閒。忽然聽見哭聲，到了當院順聲來到窗前。往裡一看是個小後生，生得非常俊俏，頭戴小黑帽，身穿箭袖青衫，面如白玉，眉似春山。正抱著炕上躺的一個人哭。康信仁心想：這個男孩為何長得比畫的還好看，別說在冠帶群中少見，就是在裙釵隊裡也難尋！他抱著那個人哭必有緣由，我進去問問，若能幫他一把，也是積德之事，有何不可？這樣想就清了清嗓子，上前敲門。羅挺開門，康信仁拱手問道：「這位年輕相公為什麼哭得這樣悲慟？」盧梅抬頭一看，是一位年過六十的老人，頭戴小黑帽，身穿便服，眉長鬚白，目涵智慧，面帶慈容，真是一個江湖俠義、通明世事的老人。盧梅忙起身施禮道：「病人是從小跟我的書童，正要同赴京城，不料路上染病，現在看來已是性命難保了。誤了功名事小，途中死別同伴，痛苦難當。」說著又掉下淚來。

康信仁站起身撫摸病人，還有一絲微息，喉中有痰，憋悶的厲害，看他的臉色，還有治癒的希望，忙道：「事到如今，相公何不早說，我們店裡就住著現成的大夫，你哭也沒有用，還不快請大夫診治！」說完就出去，通過登雲先生，請了他的老朋友劉大夫來診視病人。

看官還認得這位劉大夫嗎？此人就是前些年在賈府給璞玉、香菲二人治過病的福建人劉兼讓。他行醫走遍天下，今天又巡診到了這裡。這就叫不是無緣不聚頭。劉大夫診了脈，向羅挺道：「不要緊。這是時瘟小病。只是當時沒有及時治療，熱毒內蘊，沒有表散，這才氣鬱慙懣。今夜一服藥，管保平安。」盧梅道謝。羅挺忙拿來筆硯，大夫揮筆開了藥方出去。劉大夫問康信仁道：「這小相公有點奇怪，我在什麼地方好像見過似的。」想了半晌忽然問登雲道：「那年我在賈府看過病的那位小姐不知是賈府的什麼親戚？我越想越覺得與那人一模一樣。」史登雲笑道：「天下同名同貌的人不少。這個相公要是同那位小姐的兄弟相像也就超乎流俗了。」他們兩人的話康信仁記在心裡。

那夜羅挺照方抓藥，讓閨女服下一帖。這藥配伍可真好，到五更前晝眉覺得有點憋氣，出了身透汗，不久，眼明心寬，頭也不疼了。

盧梅看藥力見效，禱告上蒼。只是對那劉大夫在診脈時頻頻看自己，有些懷疑。現在想起，這人就是那年在賈府給她看過病的劉大夫，不覺驚慌失聲。羅挺忙問道：「晝眉病好了，你應該高興，為何反而驚慌起來？」香菲說了劉大夫仔細端詳她，怕劉大夫認出來的事兒。羅挺道：「這有可能，如果他真的來問，我們就如此這般地搪塞過去。」兩人商量定了。

這時晝眉感到輕爽無比，起來喊著要吃飯。羅挺大喜，給她喝了熱粥。盧梅也有了笑臉，洗漱編辮，吃些東西，剛收拾碗筷，昨天的康老漢領著劉大夫掀簾進屋。盧梅忙起身讓座。劉大夫再診了脈，道喜說：「病毒已消，現在應該注意保養才是。」說罷向盧梅施禮。

盧梅拿不出脈禮，看了羅挺一眼，羅挺也很難為情，勉強說道：「我們相公家境貧寒，趕路多日，川資已盡，不知如何是好？」康信仁道：「老夫情願相助，不要說大夫的脈禮，就是相公進京的盤纏也擔在老夫的身上。」說完從隨身囊袋裡取出兩錠銀子共十兩，謝了大夫。劉大夫謙讓不收，說：「員外積此善德，我這走方之人不能分擔一點嗎？」推讓了半晌，收了一半。

登雲先生來請劉大夫，說有人找他看病，劉兼讓告辭出去。盧梅站起身，對康信仁資助銀兩表示感謝。康信仁問道：「請問相公尊姓大名，何地人氏，此去北京，有何貴幹？」

盧梅從容不迫地回答道：「賤姓盧，名叫君英，吳亭府遙嶺人氏。二老雙亡多年，靠老管家羅公度日。家父在世時曾任縣官，學生自幼讀了家父遺書，今年已十九歲。母親娘家在京城國子監，想找舅父尋求出仕之路，不想在賈店裡侍童患病。」康信仁看他出言清朗，聲叩金石，舉止文雅，相貌俊美，愈瞧越喜，點頭稱道：「原來是貴家公子！老朽有句不知高低的話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京城乃是紛爭之地，公子攜帶一老一病去投奔素不相識的親戚，也不容易。如蒙不棄，我比貴府羅管家還硬朗一些，做伴同去更好。我想與公子結為盟兄弟，而年齡懸殊。我今年六十四，至今無子，只有一女。心想要點功名榮耀門第，而贅婿俗魯，不學無識。現在看了貴公子的丰貌，實在欽慕，竊念義結金蘭則馬齒已增，想義結父子則不自量力，是以發愁。當下貴侍尚須調養，如與老朽同去寒舍，身體康復後同往京城，費用全由我負擔。如果功名有成，榮耀門庭則一生夙願已償。如果有辱公子則怨老朽失言，罪甚！」

那時盧梅的川資已盡，又遭災難，困窘已極。看了羅挺一眼，他也頻頻示意點頭。盧梅忙起身道：「老丈仁慈之言出荆市腑，學生感恩不盡，何必太謙。現在就叩拜父親。」說完施禮，康信仁欣喜若狂，連忙扶起道：「已是這樣，人重信義，在於內心，不在虛表。」以禮相還。到了外面，備下幾桌酒席，一面又派人叫來車轎。

全店上下和史經濟、劉兼讓都因老員外收了義子，大家前來賀喜。店內外張燈結綵，吹管奏樂，熱鬧起來。

不久車轎來到，康阮山又讓大家吃飯，父子二人同桌吃飯。晝眉有病坐轎，盧君英坐車，羅挺騎馬，同康信仁來到他家。

康員外住的安樂村距離客店不到十里，沒有一個時辰就到了。他們下車下轎入內。員外家財委實富有，院套家宅不亞於侯門。員外向夫人孫氏告訴收了義子的喜事兒，將盧君英喚進內宅。孫氏見盧君英器宇不凡，心下喜歡。女兒彩金看了，故作害羞，迴避躲開。瑞娘、德姐頻頻杏眼投情，笑臉邀歡。全家上下無不欣喜，唯有女婿張郎一人不樂，見面後只欠了欠身子就躲出去了。康員外收拾書房讓盧君英同侍童住下，合家上下設宴慶賀。

盧君英派羅挺進京，打聽舅父的消息，晝眉的名字改為華如錦，在安樂村養病不提。

正是：

青林飛鳥理翠羽，去舟絲弦唱新聲。

卻說本書第。回說過，想給璞玉作媒的戶部侍郎曹永說的是內閣大學士戴中堂的小姐。戴中堂名新民，號之善，原籍在杭州城西西湖邊上，進士出身，曾任兩廣總督。晚年在蘇州又任了一職，以清明才智著稱，聖上垂恩，傳旨即升京師。

卻說戴中堂與夫人程氏老年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名喚龍玉，從小聰慧過人，十三歲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。戴新民夫婦待如掌上明珠。那年進京時，龍玉芳年十九，想趁此機會選個女婿，同船趕路。七月十四日到了瓜州遇上狂風。戴新民租的是多年失修的舊船，大風中桅桿吃不住勁兒折斷下來。這也是天數，龍玉長在深閨，沒有見過風浪，正和一群丫鬟站在大船邊上看雪浪似的波濤。那折斷下來的桅桿正好倒了下來，把龍玉掃進江底去了。

那時戴中堂夫婦從艙裡看見大船在江心如同簸箕般的顛簸，連聲呼喚請小姐進艙。忽聽崩雷巨響，大船幾乎要翻，男女老少齊聲叫苦。戴新民大吃一驚，連忙出去問出了什麼事兒，龍宮已將他的明珠龍玉奪去了。他仰天大哭起來。程夫人一聽也昏倒過去。俗話說：「彩雲容易散，寶物難久留。」為桅桿擊中的唯獨掌上明珠莫非就是這個道理！

吹斷桅杆，掃落龍玉小姐的那股大風，正好是顧氏等人去金山寺燒香時山腳下遇到的那股大風。琴紫樹投江也正是那一天，同在一個時辰。兩船相距四五十里的地方接連兩個姑娘掉進水裡。一個怨天，一個因人。也就是俗話說的：「事有因，話有緣」吧！

且說眾婆子扶起程夫人，戴新民僱了水手下水打撈姑娘，眾水手果真將姑娘找到了。只是披頭散髮，渾身泥水。黑夜間看不太清了，全船上下大喜，都說姑娘找到了，忙抬進後艙。

戴新民聽說姑娘找到了，稍放寬心，忙問性命如何，眾婆子回話：「雖然嘴裡鼻子裡塞滿了泥土，但心口上是熱烘烘，心也在跳，不久可以救活。」戴新民向天祈禱，重賞水手。因奉敕進京日期緊迫，要連夜趕路，就鳴鑼起錨。

程夫人知道姑娘已淹成那樣，不忍目睹，交給一二名有本事的嫗嫗、媽媽，趕快揉肚子空水。自己在中船裡念佛祝福。

眾婆子齊動手，將姑娘來回翻動，脫下沾了泥上的濕衣裳，將頭朝下空水，忙到了五更天以後，小姐「哎喲」了一聲。眾婆子大喜，忙給老爺太太報喜：「小姐救活了！」程夫人聽了兩手合十，高聲念佛，合上雙眼，凝神入定。大家忙給小姐喂吃的，往鼻孔裡薰藥，還給她吃了琥珀抱龍丸，用鹽水搓洗了身子。小姐才又睡著了。

天明之後，一二個隨身丫頭來看小姐。一端詳，容貌變了，鼻子稍長，臉龐稍寬，眉目相仿，只是耳朵下頰不大一樣，大家又驚呆了。

這個姐哪裡是龍玉！就是那個命不該絕，死而復活的琴紫樹。她跳進江裡，兩眼緊閉，耳內如聞雷霆萬鈞之聲，兩股水柱象兩枚箭鏃似的射進鼻孔，直通腦後。她咬緊嘴唇，呼吸堵塞，身不由己地隨波逐流，神智業已不清，不知飄流到那裡去。時浮時沉，不知飄流了多少裡……忽然鼻孔裡發癢，連著打了幾個噴嚏，忽而呻吟著睜開眼睛，一看，身子又在船艙裡，滿眼都是陌生人，不少婆子和丫鬟圍站在她的周圍。心裡依稀想到大概死後來到閻羅殿了。看牆上有陰影，撩起衣袖一瞧，針腳清清楚楚。她自付：聽說死人的靈魂沒有影子，手捺在上上沒有痕跡。船艙沒有土，沒法識辨。站起身往回走，一個婆子忙拉住道：「小姐上哪兒去！您的相貌怎麼一下子變了？」

紫樹道：「誰是你們的小姐？我是投江的女魂，你們不要認錯了人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不是死人的靈魂，這分明是在陽間。剛才我們小姐掉到江裡，打撈救活的是你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為什麼投江？」

琴紫樹想，要是說出真實姓名有損於父母的聲譽，就信口胡謔了一個理由。那婆子去向程夫人回明了這些情形。程夫人聽說不是自己的姑娘，睜開眼睛又是念佛，又是哭。戴新民聽了這個情況，到後艙來看紫樹，雖然不是自己的親女兒，濡濕的粉面如同帶露芙蓉，俊俏的長眉好似朝霞青煙中的柳枝，不是碧波龍宮女，定是蒼穹雲裡仙。問話敘談之後，來到夫人住處說：「哭也沒用，幸而老天賜給咱們一個女兒，晶貌才智不亞於我們姑娘。如果收為義女，也可歡度殘年。」便叫來一個婆子，教了幾句話，派到後艙去了。

那婆子來對紫樹道：「我們老爺太太春秋已高，只生了一個小姐別無子女。昨天小姐落水，打撈搭救中找到了你，不能不說前世有緣。老爺對你非常喜愛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趁此良機想收你為義女，不僅你從此得了富貴，我們老爺太太也又重得了小姐，這真是兩全其美。這是我們替您想的，不知姑娘你意下如何？」

紫樹自付：身雖未死，說起活路也沒有比這再好的了，無奈道：「這些話是你的意思還是老爺太太的吩咐？如果是老爺太太的意思，我是個災難深重的人，正盼望這樣，還有什麼不行？」那婆子高興地去了，不久回來，眾婆子丫頭七手八腳的給紫樹梳妝打扮，換上新衣，攙扶著來到中船，與老爺太太以義女之禮參拜。程夫人一見紫樹，也真有緣分，心裡十分喜愛，握著紫樹的手問這問那，就像親女兒一般。只是剛剛受驚遭殃，心裡悲愁不盡。當問起琴紫樹姓名時，戴新民搶先道：「我看這姑娘舉止端雅，談吐不凡，絕不是平常人家的閨女。我們丟了姑娘，又得了姑娘，就如同得了自己的姑娘，名字應該還叫龍玉。」紫樹施禮道謝。從此琴默就成為龍玉了。

那時，金公家人將龍玉的遺體卻當作紫樹的遺屍，金公親手葬在平山堂：這和琴默當了戴新民的義女，同是一天發生的事情。正如：

孔雀巢中棲彩鳳，碧桃柔枝接李苗。

且說戴新民夫婦到京城一年多，龍玉小姐將戴新民夫婦視同親生爹娘，老兩口更加喜愛龍玉。龍玉這時已到出閣年齡。戴新民放眼滿朝各位公卿的兒子，想找個與龍玉姑娘般配的才貌雙全的女婿。可是大凡貴家子弟不是「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」，就是驕奢淫逸，行屍走肉。有的在人前雖然裝得象個良家子弟，但背地裡卻是偷雞摸狗之徒，沒有一個看得上的。他在疆臣子弟中看中了璞玉，曾托同僚問過口信兒，以後又托戶部侍郎曹永去問過賁侯。璞玉不知內情，錯過了良緣。這就叫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又快過了半年。龍玉跟隨程夫人出過一兩次門，對她的出眾才貌，眾口交譽，名聲在外，一連三次高門貴府前來說親。這些都是貴人達官，又與戴新民交情深厚，不知許配給誰家。他忽然想起古人彩樓投球選擇女婿的方法，決定照此辦理。這個消息傳出之後，有些才貌的青年哪個不想競爭一番！誰不希望讓彩球投中自己！尤其那年還是大比之年，開科選士，各省英傑進京趕考的有好幾萬人。戴新民早起登樓，焚香祭拜天地，命龍玉登樓拋擲彩球。

龍玉俯瞰樓下，萬頭攢動猶如佛經中描繪的大千世界，萬佛來朝。她又羞又愁，象輕吟低詠似的哭了。

那時恰好康信仁帶義子盧君英進京，從正陽門入城，看戴中堂府前大街上人山人海。盧君英不知出了甚麼事兒，帶著華如錦向前走，羅挺在前面分開眾人，也到了樓下。

戴新民從清晨等到午時，小姐就是不扔彩球，連人也不看一眼，於是請夫人上樓催促。程夫人登樓一看，小姐雙手抱著彩球，低低抽泣不止。程夫人道：「我的閨女！這到什麼時候了你還哭。天曉得！」說完，用手使勁推小姐的手，那個彩球脫手而出，飛到樓簷上，再飛落下來。

眾人歡呼聲浪如同大海狂瀾。說來也是奇聞，那彩球從空中掉下來，不落在千萬人的頭上，恰好打中了盧香非，把她的帽子打歪了。管事的見彩球擊中了一人，登時管弦奏樂，絲竹齊鳴，國老衙門的人向前衝了過去，拉住盧君英的馬韁繩，就往府門裡走。

畫眉一見大聲高喊：「要幹什麼？」眾人喧嘩呼叫，象軍隊爆發了戰爭。羅挺還沒有鬧清楚怎麼回事，怎麼這個衙門大白天搶姑娘，不禁怒髮衝冠，虎眼圓睜，銀須飄動，舉起柺子棍，劈頭蓋臉地向衙門打了進去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